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第六〇四冊

理學彙編

學行典

器度部
廉恥部

學問部

致知部

致知部

力行部

知行部

讀書部

(卷)

三

三
一
六

六

六

六

三

古今圖書集成

目錄

卷一百一十五

目錄

目錄

古今圖書集成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八十二卷目錄

器度部總論

易經

書經

器度部紀事

器度部雜錄

廉恥部總論

易經

禮記

管子

荀子

韓詩外傳

晉書阮仲傳

周子通書

性理大全

廉恥部藝文

治安策

四維論

五代史馮道傳序

廉恥部紀事

廉恥部雜錄

學行典第八十二卷

器度部總論

易經

坤卦

含弘光大品物咸亨

全大廣平游氏曰其靜也翕故曰含弘含言无所不容弘言无所不有其動也闢故曰光大光言无所不著大言无所不被此所以德合无疆也

書經

周書君陳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蔡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

平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全大林氏曰忍者勉強而行人與己猶二

容者自然而然人已渾乎為一矣自有忍而充於

有容則忍之迹泯而廣大之德成矣又曰勾踐於

吳太王於狄忍也使其不忍則趣亡矣其何以濟

湯之於葛文王於昆夷容也包之度內若天地然

孰得而測度之非德之大而何

陳氏傳良曰習忍可以至容

秦誓

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

傳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

全大陳氏大猷

曰其如有容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形容也

器度部紀事

漢書直不疑傳直不疑為郎其同舍有告歸誤將持其同舍郎金去已而同舍郎覺亡意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後告歸者至而歸金亡金郎大慙以此稱為長者

丙吉傳吉居相位於官屬掾史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通蕩嘗從吉出醉臥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

後漢書劉寬傳寬字文饒父崎順帝時為司徒嘗行有人失牛者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下駕步歸有頃認者得牛而送還叩頭謝曰慚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何為謝之嘗朝會裝嚴已訖侍婢奉肉羹灑汗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灑汝手其性度如此

晉書謝安傳安嘗與孫綽等汎海風起浪湧諸人並懼安吟嘯自若舟人以安為悅猶去不止風轉急安徐曰如此將何歸耶舟人承言即迴眾咸服其雅量

王承傳承為東海太守政尚清靜不為細察小吏有盜池中魚者網紀推之承曰文王之囿與眾共之池魚復何足惜邪有犯夜者為吏所拘承問其故答曰從師受書不覺日暮承曰鞭撻寧越以立威名非政化之本使吏送歸家

郭舒傳舒雷屯池口採稻湖澤以自給鄉人盜食舒牛事覺來謝舒曰卿飢所以食牛耳餘肉可共啖之世以此服其弘量

宋書劉秀之傳秀之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

理學彙編學行典第八十二卷器度部

第六〇四冊 之一葉

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焉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

梁書張率傳率事寬恕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十石還吳宅既至遂耗大半率問其故

答曰雀鼠耗也率笑而言曰壯哉雀鼠竟不研問南史羊侃傳侃字祖忻泰山梁父人性寬厚有器局

南還至澠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聊不挂意命

酒不輟孺才慙懼自逃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襄陽耆舊傳韓係伯襄陽人鄰居桑樹於界上爲

誌係伯以桑枝陰妨他地遷數尺鄰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鄰人慙愧還所侵地躬往謝之

賢奕沈麟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卿屐耶即跳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非卿

屐耶笑而受之唐書裴行儉傳行儉平都支遮旬獲瓊寶不賞蕃酋將士願觀焉行儉因宴偏出示坐者有瑪瑙盤廣二

尺文彩粲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儉笑曰爾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

婁師德傳師德嘗與李昭德偕行師德素豐碩不能遽步昭德遲之恚曰爲田舍子所留師德笑曰吾不

田舍復在何人其弟守代州辭之官教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乃已師德曰未也潔之是違其怒正

使自乾耳陸元方傳元方子象先爲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誠遣之大吏白爭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

謂彼不曉吾言邪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慙而退

嘗曰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邪

張文瓘傳文瓘字稚圭爲侍中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吾等若

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衆乃止舊唐書歸崇敬傳崇敬子登寬博容物嘗使僮飼馬

馬蹄踣僮怒擊折馬足登知而不責晚年頗好服食有饋金石之藥者且云先嘗之矣登服之不疑藥發

毒幾死方訊云未之嘗他人爲之怒登視之無愠色常慕陸象先之爲人議者以爲近之

賢奕張文定齊賢爲江西轉運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於懷公自簾下熟視不問後爲宰相門下

廝役皆得班行此奴竟不沾祿奴乘閒請曰相公獨遺某何也公惘然語曰爾憶江西盜銀器數事乎我

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今備位宰相安敢以盜賊薦耶與爾錢三百可自擇所安既已發汝平昔當有

愧於吾不足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謝而去李文靖沆字太初秉鈞日有狂生叩馬獻書歷詆其

失公還謝曰侯歸家當自詳審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安濟天下又不能引退久

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取踏再三曰屢求退主上未賜允終無忤

柳公權善書公卿贈遺鉅萬多爲主藏豎所竊別貯杯盂一筭絨膝如故其器皆亡訊之乃曰不測其故

公權笑曰銀杯羽化不復致詰大唐新語盧承慶爲吏部尚書總章初校內外官有一官督運遭風失米承慶爲之考曰監運損糧考中

下其人容止自若無一言而退承慶重其稚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既無喜容亦無愧詞又改曰寵辱不驚考中上

狄仁傑爲內史則天謂之曰卿在汝南甚有善政欲知諸卿者乎仁傑謝曰陛下以臣爲過臣當改之陛下明臣臣之幸也若臣不知諸者重爲友善臣請不

知則天深加歎賞五代史鄭仁誨傳仁誨事唐將陳紹光紹光爲人驍勇而好使酒嘗因醉怒仁誨拔劍欲殺之左右皆奔

走仁誨植立不動無懼色紹光擲劍於地撫仁誨曰汝有器量必富貴非吾所及也

宋史許仲宣傳仲宣性寬恕偶儻不檢有心計初爲濟陰主簿時令與簿分掌縣印令畜娶妾與其室爭

寵令弗能禁娶欲陷其主竊取其印藏之封識如故以授仲宣翌日署事發匣則無其印因逮捕縣吏數

輩及令簿家人下獄鞫問果得之於令舍竈突中令聞之倉皇失措仲宣處之晏然人服其量

豐稷傳稷登第爲穀城令以廉明稱從安撫使高麗海中大風檣折舟幾覆稷惶擾莫知所爲獨稱神色

自若稷歎曰豐君未易量也知封丘縣神宗召對問卿昔在海中遭風波何以不畏對曰巨浸連天風濤

固其常耳憑仗威靈尚何畏帝悅擢監察御史章得象傳得象知台州歷南雄州徙洪州楊億以爲

有公輔器薦之或問之億曰閩士輕狹而章公深厚有容此其貴也得象嘗與億戲博李宗諤家一夕負

錢三十萬而酣寢自他日博勝得宗諤金一奮數日博又負即反奩與宗諤封識未嘗發也其度量宏

大

廓如此

國老談苑趙普在中書每奏牘事有違戾太祖意者因請之於上或拂之於地普緩拾之振塵以獻有及再三者理遂而已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號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早困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祿心得安耶遂以所持經擲旦正中於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厚德錄呂蒙正丞相不喜記人過初參知政事入朝堂士於廉內指之曰是小子亦參政耶蒙正佯爲不聞而過之其同列怒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曰若一知其姓名則終身不能復忘固不如不知也不問之何損時皆服其局量

皇朝類苑慶曆初仁宗久不視朝一日聖體康復思見執政坐便殿促召二府宰相呂許公開命移刻方赴召至中書省同列速公行公愈緩步既見上曰久疾方平喜與卿等相見而遲緩何也公曰陛下不豫中外煩憂一旦聞急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慮人心驚動耳上以爲深得相臣之體

夢溪筆談景德中河北用兵車駕欲幸澶淵中外之論不一獨寇忠愍贊成上意乘輿方渡河敵騎充斥至於城下人情恟恟使人微規準所爲而準方酣寢於中書鼻息如雷人以其一時鎮物比之謝安

賢奕王太尉薦寇萊公爲相寇公數短太尉於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上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

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富鄭公致政歸西都嘗跨驢出郊逢水南巡檢蓋中官也威儀呵引甚盛前卒呵騎者下公舉鞭促驢卒聲愈厲又唱言不肯下請官位公舉鞭稱名曰弼弼卒不曉所謂曰其將曰前有一人騎驢衝節請官位不得口稱弼弼將方悟曰乃相公也下馬伏謁道左公舉鞭去

步里客談富文忠公少日有誦者如不聞或問之曰恐罵他人曰斥公名云富某曰天下安知無同姓者厚德錄韓魏公知北都有獻玉蓋一隻公以百金答之開醢名漕使顯官特設一桌覆以繡衣置玉蓋其上用之酌酒遍勸坐客俄爲吏將誤觸臺倒玉蓋碎坐客皆愕然吏將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謂坐客曰物破亦自有時謂吏將曰汝誤也非故也何罪之有

賢奕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令侍兵持燭作書燭及公鬚鬚燃公以袖摩之作書如故少頃回顧已更他兵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毋更渠今固當辦此

家世舊聞王沂公初登科報其父書曰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積德大人不須過喜因言楚公登科時第四人張中在殿廷喜甚挈楚公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楚公不答及歸密謂親曰此殆非遠器也

夢溪筆談王文正太尉局量寬厚未嘗見其怒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而已問其何以不食羹曰我偶不

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視之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子弟懇於公曰庖肉爲饗人所私食肉不飽乞治之公曰汝輩人料肉幾何曰一斤但得半斤食其半爲饗人所度公曰盡一斤可得飽乎曰盡一斤固當飽曰此後人料一斤半可也其不發人過皆類此皇朝類苑王文正公會爲人持重在中書最爲賢相當謂大臣執政不當收恩避怨恩欲歸己怨使誰當聞者歎服以爲名言

賢奕真宗出喜雨詩示二府王文正公袖歸論同列曰上詩有一誤字王欽若曰此亦無害欽若退密奏之翌日上怒謂公曰昨日詩有誤字何不奏來公再拜謝樞密馬知節具以實奏又曰王且略不辨真宰相器也上顧公笑

談圃黃魯直得洪州解頭赴省試公與喬希聖數人待榜相傳魯直爲省元同舍置酒有僕自門被髮大呼而入舉三指問之乃公與同舍三人魯直不與坐上數人皆散去至有流涕者魯直飲酒自若飲酒罷與公同看榜不少見於顏色

名臣言行錄彭思求始就舉時貧無餘貲惟持金釧數隻樓於旅舍同舉者過之衆請出釧爲餽客有墜其一於袖間者公視之不言衆莫知也皆驚求之思未日數止此耳非有失也將去袖釧者揖而舉手釧墜於地衆服其量

道山清話溫公在未與一日國忌行香幕次中客將有事欲白公悞觸燭臺倒在公身上公不動亦不問讀書鏡王安石薨溫公方作相病中聞之簡呂申公曰介甫無他但執拗耳凡一切贈恤之典宜厚人以

為不惟盛德而且知大體

元史蕭剡傳剡字惟斗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旁疑剡拾之謂曰殊無他人獨翁居後耳剡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授陝西儒學提舉不赴省憲大臣即其家具宴為賀使一從吏先詣剡舍剡方汲水灌園從吏至不知其為剡也使飲其馬即應之不拒及冠帶迎賓從吏見剡有懼色剡殊不為意

賢奕耶律楚材與咸得卜有舊咸得卜諧於宗王曰耶律多用親舊疑有二心合奏殺之宗王遣使以聞太宗察其誣責使者罪遣之屬有訟咸得卜不法者太宗命楚材鞫之奏曰此人倨傲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帝私謂侍臣曰楚材寬厚長者汝曹固當效之

楊鐵崖避地松江嘗有一貴遊子既破產流落海上數踵先生門一日竟持先生所購倪雲林畫去左右欲發之先生曰吾哀其困使往見一達官以畫為介耳非盜也其務掩人過如此

吉水羅公循會試時身故貧一日亡其囊中麪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給云訪之比入坐故探其囊出褐示公曰是不類君家物耶公趨出向其人曰物固相類彼醉語耳同舍生歸謂公奈何失褐不認公曰不然吾失褐不甚損彼張惡名尚得為士人耶生遜謝不及

楊文懿公守陳以洗馬乞假觀省行次一驛其丞不知其為何官公與之坐而抗禮卒然問曰公職洗馬日洗幾馬公漫應勤則多洗懶則少洗俄而報一御

史且至丞乃促令讓上舍處之公曰此固宜然待其至而讓未晚比御史至則公門人也踞而起居丞乃蒲伏墻下百狀乞憐公亦不較

王莊毅公茲開府淮揚時清河衛指揮單姓者行不檢公嘗折抑之尋公遭論免官歸過清河單祇候於江許具餽致愆愆公嘉其誠款擇受數缶以為醴醬也比發之則皆糞穢已復有言者表公忠節命下還官指揮乃逃遁詐為死家人故發喪以愚里人有仇家蹤跡其所在執而訟之於公竟平其訟而遣之

劉莊襄公天和任三邊總制時差健卒取其孫暨一孤姪至華州其僕夫偶墮門役州守怒封鎖其門即薪米不供二孤飢甚踰垣竊出乞食於素所知交家微行去比抵公所泣訴其事州守以事謁制府家衆跂足側窺計公必督過州守乃公故禮遇之後復特薦其賢能

太宰屠襄惠公蒲邵堂燕居令辦事官捧硯時公新衣白綾甚澤其人誤傾硯汁狼籍公衣頓顙請罪公曰去去此與韓魏公不責碎畫吏同一褻度矣鄉有柴姓者假稱屠公子沿途騷動人以聞於公公但呼而戒之曰汝為吾子置汝父於何地耶法有明禁自今慎無復為此其人頓首而退

夏忠靖公原吉冬出使至館晨發命館人烘襪誤燒其一館人懼不敢告索襪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日并棄之而行館人感泣在戶部時吏污精微文書驚懼肉袒以候公曰汝何預焉吏猶懼莫測明朝畢入便殿請罪云臣不謹筆汚精微文書仰山陞叢夏忠靖公原吉先世德興人後家湘陰公

德量汪洋人莫測其際時同事有性褊急者嘗書公姓於座右以自警少忘之性如舊嘆曰夏公真不可及也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人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於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何曾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皇則中便無主矣

菽園雜記夏忠靖公德量寬厚喜怒不形永樂間嘗以治水至崑山寓千墩禪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不意其為夏公也雖坐其旁既而他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者是也民懼爭奔去好食猪肝一日膳夫供其公飯盡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分食乃知入鹽過多鹹不可食也人服其量

先進遺風念菴羅先生洪先魁天下時才弱冠時外舅官棘寺卿報初下喜甚趨告先生曰喜吾婿乃今幹此大事也先生聆已面頤發赤對曰丈夫事業不知更有多少在此等三年遞一人耳奚足為大事耶是日猶自袖米偕黃何二孝廉聯楊蕭寺中論學焉金臺紀聞白沙陳甫來訪定山莊孔易定山拏舟送之維揚一士人同汎數十里士人素滑稽是日極肆談鋒盡雅席褻昵之事人不堪聞故以是為二老困定山怒不能忍幾至厲聲召迨明日餘恨猶未已白沙則當其談時若不聞其聲及其既去若不識其人定山大服之

菴葭堂雜抄嘉靖時還菴楊公為首相尚書霍韜忌公特疏劾公削秩賜罷霍欲根覺公門下士有太學生孫育公之鄉人也受恩最久援人文華殿供事以

書寫資勞例受京職時以公黨惡遭斥逐乃錄公居官事數十條呈於霍以求自解不意數月後以暴卒公猶易服弔其喪謂其子曰爾父豈負我者我爲人所陷波及汝父輩汝父欲保全身家萬不得已姑借我以免禍耳吾獨不能諒之是我又負汝父矣人皆服公秤量

器度部雜錄

抱朴子博喻篇剛澮之流不能運大白之艘升合之器不能容千鐘之物

寓簡用人當以學術器識不當專用文詞之士使其人有德器行實緣飾以文章固爲希世傑出雖無文采而識量操履有公輔之望自不妨大用也沾沾儼薄浮華自喜雖有翰墨之功必敗事無疑也

田間書木可雕而病於越度金可鑄而病於躍冶木越度金躍冶雖有良工巧將安施是故君子養質以成器

王氏談錄人性貴乎平淡若加以器識卽所謂宰相器也蓋宰制方物等之公平甄別不差足任機柄耳昔劉劭論人物亦以平淡爲先也

觀微子識量君子忍人所不能忍容人所不能容處人所不能處

廉恥部總論

易經

否卦

六三包羞

程三以陰柔不中不正而居否又切近於上非能守道安命窮斯濫矣極小人之情狀者也其所包羞謀慮邪濫无所不至可羞恥也

朱子曰大凡小人做了罪惡他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

象曰包羞位不當也

程陰柔居否而不中不正所爲可羞者處不當故也處不當位所爲不以道也

大東萊呂氏曰人无不善所以包羞邪濫至可羞恥者豈其本心也特所處之位不當而已

繫辭下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大漢上朱氏曰小人不恥不仁故不畏不義陷於死亡辱及其先恥孰大焉

禮記

雜記下

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恥之衆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

大嚴陵方氏曰君子居其位將以行道道非言無自而行居其位而無其言是備位耳孟子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其謂是欺言之者衆而行之者寡言之爲易而行之爲難有其言而無其

行是空言耳孔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又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其謂是欺君子進以禮位固不可以苟得退以義則位又不可以苟失既得之而又失之則非義而退矣孔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其謂是欺政不足以聚人則民不繁民不繁則有曠土矣故地有餘而民不足曲禮曰地廣大荒而不治此亦士之辱也其謂是欺術不足以使人則事不逮事不逮則有廢功故衆寡均而倍焉孟子曰地醜德齊莫能相尚其謂是欺所謂衆寡均而倍者彼力均於此而我功少於彼也雖然孔子嘗謂鄙夫事君其未得之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此乃言既得之又失之蓋鄙夫之心在乎固其位君子之心在乎稱其位勢不足以固其位而失之者鄙夫所患也德不足以稱其位而失之者君子所恥也

表記

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

管子

四維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廉不蔽惡恥不從枉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權修

凡牧民者欲民之有廉也欲民之有廉則小廉不可不修也小廉不修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廉不可得也凡牧民者欲民之有恥也欲民之有恥則小恥不可不飾也小恥不飾於國而求百姓之行大恥不可得也

荀子

非十二子篇

君子恥不修不恥見汙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謗於譽不恐於誹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爲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詩云溫溫恭人惟德之基此之謂也

韓詩外傳

論廉恥一則

傳曰聰者自聞明者自見聰明則仁愛著而廉恥分矣故非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強不得故智者不爲非其事廉者不求非其有是以害遠而名彰也詩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荀悅申鑒

雜言

或曰修行者不爲人恥諸神明其至也乎曰未也有恥者本也恥諸神明其次也恥諸人外矣夫唯外則惡積於內矣故君子審乎自恥

或曰恥者其志者乎曰未也夫志者自然由人何恥之有赴谷必墜失水必溺人見之也赴奔必陷失道必沈人不見之也不察之故君子慎乎所不察不聞大論則志不弘不聽至言則心不固思唐虞於上世瞻仲尼於中古而知夫小道者之足羞也想伯夷於

首陽省四皓於商山而知夫穢志者之足恥也存張騫於西極念蘇武於朔垂而知懷閭室者之足鄙也推斯類也無所不至矣德比於上欲比於下德比於上故知恥欲比於下故知足恥而知之則聖賢其可幾知足而已則固陋其可安也聖賢斯幾况其爲愚乎固陋斯安况其爲侈乎是謂有檢純乎純哉其上也其次得槩而已矣莫匪槩也得其槩苟無邪斯可矣君子四省其身怒不亂德喜不缺義也

晉書阮仲傳

問經化之務

對曰夫王道之本經國之務必先之以禮義而致人於廉恥禮義立則君子軌道而讓於善廉恥立則小人謹行而不淫於制度賞以勸其能威以懲其廢此先王所以保乂定功化洽黎元而勳業長世也故上有克讓之風則下有不爭之俗朝有矜節之士則野無貪冒之人夫廉恥之於政猶樹藝之有豐壤良歲之有膏澤其生物必油然而茂矣若廉恥不存而惟刑是御則風俗彫敝人失其性錐刀之末皆有爭心雖峻刑嚴辟猶不勝矣其於政也如農者之殫礪野旱年之望豐穡必不幾矣此三代所以享德長久風醇俗美皆數百年保天之祿而秦二世而弊者蓋其所由之塗殊也

周子通書

幸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注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爲賢

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爲尤大也 朱子曰兩句是一項事知恥是由內心以生聞過是得之於外人須知恥方能聞過而改故恥爲重

務實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修業寧寧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

力行

朱子曰事有不當耐者豈可全學耐事學耐事其弊至於苟賤不廉 學者須要有廉隅牆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去如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親於其身爲不善直是不入此大者立也 恥有當忍者有不當忍者 人須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有一樣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腳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即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際分明明然後可做工夫不然則立腳不定安能有進又云學者不於富貴貧賤上立定則是入門便差了也人之所以戚戚於貧賤汲汲於富貴只緣不見這箇道理若見得這箇道理貧賤不會損得富貴不曾添得只要知這道理 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况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

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咬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

廉恥部藝文

治安策

漢賈誼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陸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論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辜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凡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則咎偶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辱被戮辱者不泰迫虐廉恥不行大臣無過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

恥之心虐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忘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其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輪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適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豎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間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庠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亡恥莫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輒不勝任者不謂罷輒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

則白冠纓纓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舉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押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有禮故羣臣自意舉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固圉圉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李奇曰志記也凡皆古記也如淳曰此謂此志也此上陳廉恥之事志比於金城也師古曰二家之說皆非也此言聖人厲此節行以御羣下則人皆懷德戮力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順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四維論

唐柳宗元

管子以禮義廉恥爲四維吾疑非管子之言也彼所謂廉者曰不蔽惡也世人之命廉者曰不苟得也彼所謂恥者曰不從枉也世人之命恥者曰羞爲非也然則是二者果義歟非歟吾見其有二維未見其所以爲四也夫不蔽惡者豈不以蔽惡爲不義而去之乎夫不苟得者豈不以苟得爲不義而不爲乎雖不從枉與羞爲非皆然然則廉與恥義之小節也不得與義抗而爲維聖人之所以立天下曰仁曰義仁主

恩義主斷恩者親之斷者宜之而理道畢矣蹈之斯爲道得之斯爲德履之斯爲禮誠之斯爲信皆由其所之而異名今管子所以爲維者殆非聖人之所立乎又曰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若義之絕則廉與恥其果存乎廉與恥存則義果絕乎人既蔽惡矣苟得從枉爲非而無羞矣則義果存乎使管子庸人也則爲此言管子而少知理道則四維者非管子之言也

五代史馮道傳序

宋歐陽修

傳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况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讀馮道長樂老敘見其自述以爲榮其可謂無廉恥者矣則天下國家可從而知也予於五代得全節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學古自名而享人之祿任人之國者多矣然使忠義之節獨出於武夫戰卒豈於儒者果無其人哉豈非高節之士惡時之亂薄其世而不肯出歟抑君天下者不足顧而莫能致之歟孔子以謂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豈虛言也哉予嘗得五代時小說一篇載王凝妻李氏事以一婦人猶能如此則知世固常有其人而不得見也疑家青齊之間爲號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疑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攜一子而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率其臂而出

之李氏仰天長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執邪不可以一手并汚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路人見者環聚而嗟之或爲之彈指或爲之泣下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官爲賜藥封瘡厚卹李氏而告其主人者嗚呼士不自愛其身而忍恥以偷生者聞李氏之風宜少知愧哉

廉恥部紀事

後漢書王烈傳烈字彥方以義行稱鄉里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請罪曰刑戮是甘乞不使王彥方知也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其故烈曰盜懼吾聞其過是有恥惡之心既懷恥惡必能改善故以此激之役有老父遺劍於路行道一人見而守之至暮老父還尋得劍怪而問其姓名以事告烈烈使推求乃先盜牛者也

隋書趙昶傳嘗有人盜栗田中高者爲吏所執昶曰此乃刺史不能宣風化彼何罪也慰諭而遣之令人載蒿一車以賜盜者盜者愧惡過於重刑

唐書段秀實傳秀實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人令謨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令謨怒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耶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庭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即自裂裳裹瘡注藥賣己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餽入罵令謨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人飢死而爾必得穀擊無

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耶今謀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

陳子昂傳武攸宜討契丹高置幕府表子昂參謀次漁陽前軍敗舉軍震恐攸宜輕易無將略子昂諫曰大王法制不立如小兒戲願審智思量勇怯度衆寡以長攻短此刷恥之道也

枝山野記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視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動靜比報各有所事惟子欽袒臂席地酣睡蓋時初飲罷子欽被酒竟入夢耳上命召至謂曰吾書堂爲汝臥榻耶罰去其官可就工部爲辦事吏子欽略不分訴遽謝恩起而外出至邸即買史巾繒服之步入工部跪於庭尚書見之驚曰劉進士何爲爾特起迎之子欽曰奉聖旨命子欽爲本衙門吏部尚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侍立與羣胥等偶少頃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報云云上歎曰劉子欽好沒廉恥更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上曰汝好沒廉恥令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著讀書

宋史葉夢鼎傳夢鼎授少傅右丞相兼樞密使引疾力辭宰掾郎曹沓至趨行扶病至嶧縣請祠不獲乞還山林疏奏扁舟徑歸使者以禍福告夢鼎語之曰廉恥事大死生事小萬無可回之理

名臣言行錄溫公隱居謝聘忠厚之風聞於天下里中後生皆知畏廉恥行一事必曰無爲不善恐司馬端明卻先生知王安石在上前爭論或爲上所疑則曰臣之素行亦

不至無廉恥如何不足信且論事當問事之是非利害如何豈可以素有廉恥劫人使信己也夫廉恥在常人無足道若君子更自矜其廉恥亦淺矣蓋廉恥是君子所當爲者如人守官曰我固不受賦不受賦豈分外事乎

劉安世擢右正言是時差除頗多政府親戚安世言祖宗以來執政大臣親戚子弟未嘗敢受內外華要之職自王安石秉政以後盡廢累聖之制專用親黨務快私意數年間廉恥掃地今廟堂之上猶習故態清暑筆談唐質肅子嘉問紹聖初至京師謁時相一人朱衣象笏爲典客所拒匍匐從門闕下入歎曰士大夫汨喪廉恥一至此乎拂衣徑去

元史趙孟頫傳丞相桑哥鍾初鳴時卽坐省中六曹官後至者則咎之孟頫偶後至斷事官遽引孟頫受咎孟頫入訴於都堂右丞葉李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所以養其廉恥教之節義且辱士大夫是辱朝廷也桑哥亟慰孟頫使出自是所咎唯曹史以下

明外史鄒應龍傳應龍擢御史嚴嵩擅政而帝眷又潛移其子世蕃乃上疏曰工部侍郎嚴世蕃憑藉父權專利無厭其家人嚴年士大夫無恥者至呼爲鶴山先生遇嵩生日年輒獻萬金爲壽臧獲富侈若是主人當何如

廉恥部雜錄

尹文子大道篇天地之間不肖實衆仁賢實寡趨利之情不肖特厚廉恥之情仁賢偏多

荀子修身篇偷懦憚事無廉恥而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

法言君子篇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

史記司馬相如傳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

試筆廉恥士君子之大節罕能自守者利欲勝之耳物有爲其所勝雖善守者或率而去故孟子謂勇過貴育者誠有旨哉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而今人求

速譽遂得速毀以自損者理之當然

筆疇士風爲國之本廉恥爲士風之本廉恥興則士風盛士風盛則風俗和可知矣爲政者孰不知士風之重而廉恥不修是無源之水無根之木其可哉

日知錄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

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况爲

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爲要故夫子之

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

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爲國恥吾觀三代

以下世衰道微棄禮義捐廉恥非一朝一夕之故然

而松柏後彫於歲寒鷄鳴不已於風雨彼昏之日固未嘗無獨醒之人也頃讀顏氏家訓有云齊朝一士夫嘗謂吾曰我有一兒年已十七頗曉書疏教其鮮卑語及彈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吾時俯而不答異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於亂世猶爲此言尚有小宛詩人之意彼闃然媚於世者能無媿哉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古人治軍之道未有不本於廉恥者吳子曰凡制國治軍必教之以禮勵之以義使有恥也夫人有恥在大足以戰在小足以守矣尉繚子言國必有慈孝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對武王將有三勝一曰禮將二曰力將三曰止欲將故禮者所以班朝治

軍而免置之武夫皆本於文王后妃之化豈有淫芻蕘竊牛馬而爲暴於百姓者哉後漢書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美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匹先零酋長又遺金銀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

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嗚呼自古以來邊事之敗有不始於貪求者哉

杜子美詩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一本作廉恥將詩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觀唐書言王伾爲靈武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於河嘴先貯材木皆

爲節帥遣人潛載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必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并役成橋仍築月城守之自是朔方禦寇不暇至今爲患由必之黷貨也故貪夫爲帥而邊城晚開得此意者郢書燕說或可以治國乎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學行典

第八十三卷目錄

學問部總論一

易經 乾卦

書經 尚書說命下 周書周官

詩經 衛風淇奥 周頌敬之

禮記 曲禮上 雜記下 備行

家語 致思 子路初見

晏子 問下

荀子 大略篇

孔叢子 雜訓

新書 勸學

韓詩外傳 陰學七則

淮南子 主術訓 修務訓 泰族訓

大戴禮記 曾子立事 勸學

說苑 建本

潛夫論 讀學 釋難

外史 論學

申鑒 雜言

中論 治學

新論 崇學 專學

中說 天地篇 禮樂篇 立命篇

韓昌黎集 進學解

學行典第八十三卷

學問部總論一

易經 乾卦

九二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何謂也子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

伐德博而化

大程子曰閑邪則誠自存如人有室垣牆不修不能防寇寇從東來逐之則復有自西入逐得一人

一人復至不如修其垣牆則寇自不至故欲閑邪也

西溪李氏曰天理人欲不兩存苟閑得一分人欲便存得一分天理又曰聖人之學正心誠意

便是治國平天下底事信謹之始便要善世不伐德博而化蓋君德權輿於此矣

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何謂也子曰

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驕在下位而不憂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无咎矣

本忠信主於心者无一念之不誠也修辭見於事

者无一言之不實也雖有忠信之心然非修辭立誠則无以居之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

業之事所以終日乾乾而夕惕惕若者以此故也

又

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

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

大進齋徐氏曰德者人所得於天之理雖我之所

固自然亦未嘗不散在事事物物之間苟不務學則无以會聚衆理而有諸己也學而弗問亦无以

辨別衆理使之條件不紊而精粗本末或不知所擇也學聚矣問辨矣必有涵養寬裕之意自莫匪

從容中道之妙故橫渠張子云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必寬以居之則吾之所以學聚

問辨者常見其與心爲一矣然仁者心之全德生生而不窮也德至於仁與天同運无一息間斷則

吾之所居者固非徒大而无實亦非固守而不化者也此仁以行之乃學問之極功君子之成德也

又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

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又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又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又

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又

多亦奚以爲 西山真氏曰大學之道自格物致知推而至於治國平天下蓋致知所以明理理明則見諸行事者舉而措之耳此求多聞建事之意也古者學與事爲一故精義所以致利用所以崇德本非二致也後世學與事爲二故求道者以政事爲粗述任事者以講學爲空言不知天下未嘗有無理之事無事之理老莊言理而不及事是有無事之理也管商言事而不及理是有無理之事也深味傳說之言則古先聖王之正傳可以識矣 陳氏雅言曰求多聞者建事之本而學古訓者明理之要欲建事而非多聞之求則所知有限固不足以立事既能多聞而非古訓之學則擇而不精亦安保其無失哉此建事者不徒貴於多聞而尤貴於學古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

全大朱子曰遜順其志捺下這志入那事中子細低心下意與他理會若高氣不伏以爲無緊要不能入細理會得則其修亦不來矣既遜其志又須時敏若似做不做或作或輟亦不濟事須是遜志又務時敏則厥修乃來爲學之道只此二端而已 李氏曰爲學之道常以卑遜自下爲心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有若無實若虛遜志之謂也 呂氏曰爲學之初先要虛心下氣方能受天下之善若氣高則便與爲學工夫相背 新安陳氏曰驕與怠最害於學驕則志盈善不可入怠則志惰功不可進學不謙卑退遜則無以爲入門一於謙退而不務時敏則又不能進步遜則不驕敏則不怠遜

而濟以敏厥修所以來也

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

傳華敦教也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體之立教學於人者用之行兼體用合內外而後聖學可全也始之自學學也終之教人亦學也一念終始常在於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

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全大陳氏大猷曰先王之道德法度皆成憲之所在歷萬世而無弊者也佛老之學其凝神坐忘亦幾于德修罔覺者矣惟不知監先王成憲故學其所學而非先王之學德其所德而非先王之德是以流弊不可勝救

周書周官

學古人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惟煩

全大新安陳氏曰成王訓官以學勉之以不學戒之學古而後入官則謀事必能以古制裁酌之而政不迷矣然世亦有好奇古而至于好異者如王荊公是已故又欲其以典常之理爲師也不學則于理不明惟見其煩擾而已學不學之得失相去如此

成王此言眞萬世有官君子之龜鑑也

詩經

衛風淇奥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全大雙峯饒氏曰有匪君子是說已做成君子之人言君子之所以斐然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

北溪陳氏曰切是窮究事物之理逐件分析有倫有序磋是講究純熟道理瑩徹所以如切而又磋琢是克去物欲之私使無瑕累磨是磨礱至那十分純粹處所以如琢而又磨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注朱以竹之堅剛茂盛與其服飾之尊嚴而見其德之稱也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爲虐兮

注朱以竹之至盛與其德之成就而又言其寬廣而自如和易而中節也蓋寬綽無斂束之意戲謔非莊厲之時皆常情所忽而易致過差之地也然猶可觀而必有節焉則其動容周旋之間無適而非禮亦可知矣

全大豐城朱氏曰首章以竹之美盛興其德之進修卒章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合二章而觀之所以能有是鍛鍊之精純者由其知行之並進也所以能全其生質之溫潤者由其表裏之相符也寬廣者矜莊之反矜莊而又寬廣則是寬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之反威嚴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泰也此所以爲德之盛也如是則其謂之睿聖也亦可以無愧矣

周頌敬之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 全大朱子曰日就月將是日成月長就成將大也

慶源輔氏曰不聰知有所不及之事不敬行有所未至之事日就就事上言月將就大本上言成王自知其知與行皆有所未至故勉學問庶幾日于事上有所就月于本上有所將繼續不已以至于光明

禮記

曲禮上

人生十年曰幼學

又

博聞強識而讓敦善行而不怠謂之君子

陳氏曰聞識自外入善行由中出自外入者易實故處之以虛由中出者易倦故濟之以勤

雜記下

君子有三患未之聞患弗得聞也既聞之患弗得學也既學之患弗能行也

嚴陵方氏曰弗聞則無由知弗學則無由能弗由則無由至道始於聞而知中於學而能卒於行而至雖然聞之矣而不能學則與無聞同學之矣而不能行則與不學同故君子每以是為患焉昔舜居深山聞一善言則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其至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又其次也若冉求對孔子以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豈知所謂聞而能學乎齊王欲孟子姑舍爾所學而從我豈知所謂學而能行乎

儒行

君子之學也博

大晏氏曰其學也博先之蓋能博學則有其德

又

強學以待問

嚴陵方氏曰強學所以為己待問所以為人能為己然後能為人故強學乃能待問也

孔子家語

致思

孔子謂伯魚曰鯉乎吾聞可以與人終日不倦者其惟學焉其容體不足觀也其勇力不足憚也其先祖不足稱也其族姓不足道也終而有大名以顯聞四方聲後裔者豈非學者之效也故君子不可以不學其容不可以不飭不飭無類無類失親失親不忠不忠失禮失禮不立夫遠而有光者飭也近而愈明者學也譬之汙池水潦注焉萑葦生焉雖或以觀之孰知其源乎

子路初見

子路見孔子子曰汝何好樂對曰好長劍孔子曰吾非此之問也徒謂以子之所能而加之以學問豈可及乎子路曰學豈益也哉孔子曰夫人君而無諫臣則失正士而無教友則失聽御狂馬不釋策操弓不反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哉毀仁惡士必近於刑君子不可不學子路曰南山有竹不柔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孔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不亦深乎子路再拜曰敬受教

問下

晏子問晏子曰人性有賢不肖可學乎晏子對曰詩

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諸侯並立善而不怠者為長列士並學終善者為師荀子

大略篇

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子貢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學問不厭好士不倦是天府也孔叢子

雜訓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觀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賈誼新書

勸學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啓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間窮巷之知者獨何與然則舜儷倪而加志我儷倪而弗省耳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傳白鵲黑榆缺陂雖芷若蚩虱視益口笑佳惡佛志從容為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怵憚養心而巖一視之今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跖醜聖道之忘乎已故步陟山川盆冒楚棘彌

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聃若慈父
鴈行避景變立弛進而後敢問見教一高言若儼十
日而得大半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
佚乎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逮榮殊而無千里之遠重
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
問不應是天降大命以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
而易失也學者勉之乎天祿不重

論學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成行家有千金之玉不知
治猶之貧也良工宰之則富及子孫君子學之則爲
國用故動則安百姓議則延民命詩曰淑人君子正
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劍雖利不厲不斷材雖美不學不高雖有旨酒嘉穀
不嘗不知其旨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
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壞而勉不究故盡
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子夏問詩學一而
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孔子賢
乎英傑而聖德備弟子被光景而德彰詩曰日就月
將

南苗亦狩之鄴猶犬羊也與之於人猶死之藥也安
舊修質習實易性習然也夫在者自訛忘其非揭橥
也飯土而忘其非梁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
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
暢於筋骨貞於膠漆是以君子務爲學也詩曰既見
君子德音孔膠

道雖近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爲不成日日多者出人

不遠矣夫巧弓之見手也傳角被筋膠漆之和即可
以爲萬乘之寶也及其被手而賈不數銖人同材鈞
而貴賤相萬者盡性致志也詩曰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

子曰不學而好思雖知不廣矣學而慢其身雖學不
尊矣不以誠立雖立不久矣誠未著而好言雖言不
信矣美材也而不聞君子之道隱小物以害大物者
災必及身矣詩曰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孔子燕居子貢攝齊而前曰弟子事夫子有年矣才
竭而智罷振於學問不能復進請一休焉孔子曰賜
也欲焉休乎曰賜欲休於事君孔子曰詩云夙夜匪
懈以事一人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曰
賜欲休於事父孔子曰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爲
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於事兄
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
且耽爲之若此其不易也如之何其休也曰賜欲休
於耕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
其始播百穀爲之若此其不易也若之何其休也子
貢曰君子亦有休乎孔子曰閭棺今乃止播今不知
其時之易遷今此之謂君子所休也故學而不已閭
棺乃止詩曰日就月將言學者也

魯哀公問冉有曰凡人之質而已將必學而後爲君
子乎冉有對曰臣聞之雖有良玉不刻鏤則不成器
雖有美質不學則不成君子曰何以知其然也夫子
路十之野人也子貢衛之賈人也皆學問於夫子遂
爲天下顯士諸侯聞之莫不尊敬卿大夫聞之莫不
親愛學之故也昔吳楚燕代謀爲一舉而欲伐秦桃

賈監門之子也爲秦往使之遂絕其謀止其兵及其
反國秦王大悅立爲上卿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遂
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爲一軛車見秦繆公立
爲相遂霸西戎太公望少爲人墻老而見去屠牛朝
歌賃於棘津釣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
親射桓公遂除報讎之心立以爲相存亡繼絕九合
諸侯一匡天下此四子者皆嘗卑賤窮辱矣然其名
聲馳於後世豈非學問之所致乎由此觀之士必學
問然後成君子詩曰日就月將於是哀公噫然而笑
曰寡人雖不敏請奉先生之教矣

淮南子

主術訓

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圓而行欲方能欲
多而事欲鮮所以心欲小者慮慮未生備禍未發戒
過慎微不敢縱其欲也志欲大者兼包萬國一齊殊
俗并覆百姓若合一族是非輻湊而爲之轂智欲圓
者環復轉運終始無端旁流四達淵泉而不竭萬物
並與莫不響應也行欲方者直立而不撓素白而不
污窮不易操通不肆志能欲多者文武具備動靜中
儀舉動廢置曲得其宜無所擊戾無不畢宜也事欲
鮮者執柄持術得要以應衆執約以治廣處靜持中
運於旋樞以一合萬若合符者也故心小者禁於微
也志大者無不懷也智圓者無不知也行方者有不
爲也能多者無不治也事鮮者約所持也

修務訓

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人性各有所修短若魚之躍
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吾以爲不然夫魚者

躍鵲者駭也猶人馬之爲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夫馬之爲草駒之時跳躍揚蹶翹尾而走人不能制載昨足以嚼肌碎骨蹶蹶足以破顱陷胷及至圍人擾之良御教之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壘弗敢辭故其形之爲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爲也馬聲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惠而爲義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沈酗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啗勝啗鳴簾除戚施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嫫母眵惟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誨之所喻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以爲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食以一躐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鋌而行驚馬雖策鋌之不能進爲此不用策鋌而御則愚矣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搥則摺脇傷幹爲此棄干將鏌邪而以手戰則悻矣所爲言者齊於衆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項則言黃泉之底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曰冬死死者衆薺麥夏死而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爲本北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駭越人有

重遲者而人謂之諄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公正無私一言而萬民齊舜二瞳子是謂重明作事成法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典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所歸百姓所親卑陶馬喙是謂至信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契生於卵史皇產而能書昇左臂修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聖之天奉四俊之才難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蹶水也夫純鉤魚腸劍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磨其鋒剝則水斷龍舟陸剝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元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修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鏤法亂修曲出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蔡之幼女衛之稚質相纂組維奇影抑黑質揚赤文禹湯之智不能逮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歧行蠕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鬬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強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無稟受於外故力竭功沮夫鴈順風以愛氣力衡蘆而翔以備增弋螳知爲羗羗貉爲曲穴虎豹有茂草野薺有芡苔檉櫛掘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景以蔽日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長於窮櫺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

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獨守專室而不出門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胡曹爲衣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爲車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知貴其所欲達遂爲天下備今使六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萬物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而皆修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故順施續而知能流通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夫大旨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絃參彈復徵攫援拂拂手若蔑蒙不失一絃使其指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故弓待檠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玉堅無敵鏤以爲獸首尾成形礪礪之功木直中繩揀以爲輪其曲中規鑿括之力唐碧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揀以爲器用又况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忽變化與物推移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逍遙徜徉於塵埃之外超然獨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士大夫學問講辨日以自娛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籌策得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爲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死有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沃地之民多不才者饒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